

獨立國家國協的政治整合模式

魏百谷*

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本文旨在探究歐亞地區的整合模式，探討的焦點有三，其一是獨立國協，其二是俄白聯盟，其三則是歐亞經濟聯盟。本文的論述脈絡，先就獨立國協的發展歷程，加以說明；其次，對獨立國協的運作，加以分析；接續，針對俄國與白俄羅斯的關係，進行剖析；續而，聚焦於歐亞經濟聯盟的探討。獨立國協主要的組織功能，係在保持各國主權獨立的前提下，為成員國建立一個相互協調的平台，並維持一個穩定和平的場域。再者，俄羅斯與獨立國協成員國的關係發展，其中，俄羅斯與白俄羅斯的整合進展最快。此外，俄國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具有地緣政治的考量，然而，歐亞經濟聯盟的擴展，仍須克服內在與外在的侷限。

關鍵詞：獨立國家國協、俄白聯盟、歐亞經濟聯盟

* 作者衷心感謝兩位審查人的指正與修改建議，使本文更臻完整，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壹、前言

1991 年 12 月間蘇聯 (Soviet Union) 瓦解後，原先各加盟共和國，除愛沙尼亞 (Estonia)、拉脫維亞 (Latvia)、立陶宛 (Lithuania) 等三國外，其餘十二國陸續加入了獨立國家國協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ICS，以下簡稱獨立國協)。獨立國協的成員國，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關係特別值得一提，不論就民族、文化、宗教、語言來看，俄羅斯與白俄皆有諸多類似之處，俄羅斯與白俄羅斯人人均屬東斯拉夫民族，二國雖有各自的語言，然皆劃歸為東斯拉夫語系，兩國境內的主要宗教也都是東正教。再就歷史的發展來看，白俄羅斯曾納入沙俄帝國的版圖。縱然現今白俄與俄國，都是獨立的主權國家，但俄國與白俄朝向緊密的聯盟關係發展，兩國共組「俄白聯盟」(Union of Russia and Belarus)。此外，俄羅斯總統普欽 (Vladimir Putin) 於 2000 年就任後¹，提出恢復大國地位的主張，同時，並倡議「歐亞經濟聯盟 (Eurasian Economic Union)，俄國期望藉由歐亞經濟聯盟的建構，除了可進一步鞏固與「近鄰」國家的關係²；並可吸引其他的歐亞國家加入，擴大俄國在歐亞地區 (Eurasia) 的影響力。

本文旨在探究歐亞地區的整合模式，探討的焦點有三，其一是獨立國協，其二是俄白聯盟，其三則是歐亞經濟聯盟。本文的論述脈絡，先就獨立國協的發展歷程，加以說明；其次，則對獨立國協的運作，加以分析；接續，試著針對俄國與白俄羅斯的關係，進行剖析；續而，將聚焦於歐亞經濟聯盟的探討。

¹ 普欽的首任總統任期於 2000 年正式展開，並於 2004 年連任，雖於 2008 年卸任，總統職位改由梅德韋傑夫 (Dmitry Medvedev) 接任，但普欽仍擔任總理一職，續於 2012 年第三度出任總統，並於 2018 年展開第四任的總統任期。

² 「近鄰」國家是俄羅斯地緣政治的核心地區，就地理位置而言，或指邊界與俄國比鄰的國家，諸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白俄羅斯、立陶宛、烏克蘭、喬治亞、亞塞拜然與哈薩克；或是雖未與俄國的國界接壤，但是鄰近俄國，譬如，摩爾多瓦、亞美尼亞、土庫曼、烏茲別克、塔吉克以及吉爾吉斯。換言之，俄國視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為其「近鄰」。

貳、獨立國協的發展歷程

一、歷史背景

蘇聯首任總統戈巴契夫推行社會經濟改革的「重建」(*Perestroika*)政策，加上政治透明化與資訊開放化的「公開」(*Glasnost*)政策，逐漸喚起蘇聯境內各加盟共和國的民族主義。本來，所謂文化、語言、社會經濟與政治政策是改革的核心，然而卻演變成蘇聯各共和國爭取獨立與高度自治的導火線，最後更引爆了蘇聯的政治體制，進而導致瓦解。於 1990 年 7 月被蘇聯併吞的波羅的海國家，要求更大的自治權。雖然蘇聯中央派遣軍隊進駐，但立陶宛仍於 1990 年 3 月 11 日宣佈獨立，愛沙尼亞國會則於 1990 年 3 月 30 日宣布共和國的主權獨立，拉脫維亞也於 1990 年 5 月 4 日跟進，宣布重建共和國的主權。在烏克蘭，其國會則於 1990 年 7 月 16 日宣布烏克蘭共和國的法律效力高於聯邦的法律，因此聯邦中央政府的決策不再適用於烏克蘭地區，也等於間接的宣佈脫離蘇聯而獨立。其他的共和國如土庫曼、亞美尼亞於 1990 年 8 月 20 日宣佈獨立，喬治亞於 1991 年 4 月 9 日宣佈獨立。戈巴契夫爲了挽回蘇聯，宣布透過公投法來成立一個新的邦聯，然而波羅的海三國、亞美尼亞、喬治亞及摩爾多瓦卻拒絕參加這項全民公投。1991 年 3 月 17 日的投票結果，在剩餘的 9 個加盟共和國，獲得多數選民的同意，支持成立邦聯 (Khazanov, 1995: 42)。然而，1991 年 8 月 16 日的政變，卻結束了戈巴契夫的各项改革，導致蘇聯的滅亡。這場由蘇聯共產黨保守派主導的八月政變，僅歷時三天，隨即宣告失敗，戈巴契夫回莫斯科後，馬上辭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的職位，進而造成了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解散，蘇聯共產黨也從此走入歷史。政變本來是要恢復蘇聯共產黨的往日光榮與統治力量，然而政變的後果不僅宣布了共產黨的死亡，更將其存在的根本連根摧毀。因此在政變失敗之後，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趁莫斯科一片混亂之際，陸續宣佈獨立。白俄羅斯於 1991 年 8 月 26 日，摩爾多瓦於 8 月 27 日，亞塞拜然、吉爾吉斯、烏茲別克於 8 月 31 日，塔吉克於 9 月 9 日，亞美尼亞於 9 月 21 日，土庫曼於 10 月 27 日，哈薩克於 12

月 16 日紛紛宣佈獨立建國。另外，蘇聯於 1990 年 7 月同意統一後的德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隨後，華沙公約組織亦於 1991 年 2 月 25 日宣告瓦解，蘇聯與共產社會主義國家所形成的「經濟互助合作組織」(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也於 1991 年 6 月 28 日宣布解散，上敘事件的發展，導致蘇聯國際地位的下降，並造成了蘇聯的衰亡，戈巴契夫也被迫於 1991 年 12 月 25 日辭去總統的職位，自此之後，蘇聯步入歷史 (Czerewacz-Filipowicz & Konopelko, 2017: 19-22)。

二、獨立國協形成的經過

獨立國協在最初成立之時，是由三個斯拉夫民族的國家所組成，是為俄羅斯、烏克蘭及白俄羅斯。因此，獨立國家國協在最初被稱為斯拉夫聯盟。當時的蘇聯因為經歷了 1991 年 8 月的政變及烏克蘭於同年 12 月 1 日主張獨立公投成功之後，已經面臨瓦解的不穩情勢。俄羅斯共和國的總統葉爾欽遂於 1991 年 12 月 7 日與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 (Leonid Kravchuk) 及白俄羅斯的總統舒什克維奇 (Stanislav Schuschkevich) 共聚於白俄羅斯的布列斯特 (Brest) 舉行會談，隔日簽署成立獨立國協的協議 (CIS, 2023)。隨後於該年 12 月 21 日，除俄、白俄和烏克蘭三國之外，再加上八個加盟共和國 (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哈薩克、吉爾吉斯、摩爾多瓦、塔吉克、土庫曼以及烏茲別克) 的領導人齊聚當時哈薩克的首都阿拉木圖 (Almaty)，以共同創建國的身份簽署文件，成立獨立國協。與此同時，與會的領導人共同簽署『阿拉木圖宣言』，在宣言中，簽署國重申在平等與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上發展相互關係；並保證尊重彼此的領土完整，不破壞現存的國界。再者，『阿拉木圖宣言』亦正式宣告蘇聯停止存在；並指出獨立國協既不是國家，亦不是超國家的實體 (李玉珍, 1992: 31)。至於喬治亞共和國，則是於 1993 年才正式加入獨立國協。然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以及立陶宛等波羅的海三國，則為了要迅速加入歐盟，擺脫俄羅斯的影響力，所以拒絕加入獨立國協。關於獨立國協成員國的組成，請參見表 1。

表 1：獨立國家國協的成員國

1991 年	1993 年	2005 年	2009 年	2018 年
1. 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國簽署成立「獨立國家國協」協議 2. 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哈薩克、吉爾吉斯、摩爾多瓦、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等國簽署『阿拉木圖宣言』	1. 獨立國協成員簽署獨立國協憲章 2. 喬治亞加入獨立國協	土庫曼宣布退出獨立國協完全會員國的身分，改為聯繫國（associate member）	喬治亞退出獨立國協	烏克蘭退出獨立國協

資料來源：Wikipedia（2023: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參、獨立國協的運作機制

一、主權歸屬

獨立國協並非繼承蘇聯政治結構的組織，因此獨立國協並不擁有超國家的統轄權力。獨立國協既不是一個聯邦，也不是一個邦聯，也不同於大英國協（the Commonwealth）。獨立國協只是在各項政經合作方面嘗試做更大的努力及妥協。兩種不同概念的發展並且拉扯著獨立國協的未來，一個是俄羅斯的觀點，期望建立一個新的歐亞聯盟；另外一個觀點是其他成員國的普遍共識，亦即期望與俄羅斯建立一個真正的夥伴合作關係。

獨立國協的主要特徵是沒有中央領導機構，不是凌駕於國家之上實體，只設立由各成員國代表組成的協調機構，可看成是政策協調的協商平台。各成員國都是地位平等，在主權上獨立平等，各自擁有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自主權。另值得一提的是，獨立國協的成員相當堅持國家地位的平等與獨立，例如，當初中亞五國即堅持以平等締造者的身分，加入獨立國協。而摩爾多瓦則表示不一定參加獨立國協的所有機構和計畫，只

參加不損害自身主權，並對本身有利的領域。各成員國皆在平等的基礎上，並以共同創始國的地位，加入獨立國協。

二、制度設計

獨立國協成立的目的是在於協助這些前蘇聯共和國轉換成一個多元化的經濟發展體制，並且在經濟政策、外交政策、移民政策、環保政策、防制犯罪政策採取共同合作的態度。我們其實可以將這些目標分為兩大主軸：第一是建立經濟、政治及國家安全的合作以維持和平；第二是促成獨立國協內部成員的人民能夠自由流通。為了達成這些目標，獨立國協設有國家元首會議、政府領袖會議、外交事務委員會、國防委員會、邊疆部隊總司令部、獨立國協跨國國會、獨立國協執行委員會、獨立國協經濟聯盟跨國經濟委員會等 (CIS, 2020)。獨立國協的秘書處設於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俄語仍然是獨立國協各國間往來的工作語言。

三、外交事務

由於獨立國協成員國均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因此，對外事務均有自主的權力，目前各成員國皆為聯合國會員國，俄羅斯則取代蘇聯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席次。

四、安全建構

從地緣政治的觀點來看，獨立國協國家可劃分為四大地緣政治板塊：俄羅斯板塊、東歐板塊（烏克蘭、白俄羅斯及摩爾多瓦）、高加索板塊（喬治亞、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及中亞板塊（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吉爾吉斯及塔吉克）。俄羅斯因處於獨立國協地緣政治中心，且在獨立國協成員國中，擁有相對強大的國家實力，而在獨立國協中具有核心影響力，主要表現在俄羅斯對獨立國協地區區域衝突的積極介入及在多個成員國境內部署軍力等。

俄羅斯在獨立國協地區的軍力部署，可以分為軍事基地、軍事設施及維和部隊等。蘇聯解體後，統一的國防體系亦隨之崩解，且多數獨立國協

國家沒有足夠的軍事實力、技術與人員，建立獨立完整的國防系統，因此，需依賴俄羅斯軍隊對其邊界的安全保障。例如：1993年8月俄羅斯與中亞四國（土庫曼除外）簽署「邊界不可侵犯宣言」，強調為確保共同邊界，可採取軍事手段等反擊措施。1994年4月俄羅斯與亞美尼亞、中亞五國簽署『保衛獨立國協外部邊界條約』。至今，俄羅斯在亞美尼亞、塔吉克等國邊界，仍派遣軍隊駐守。

另外，為建立獨立國協國家的共同防禦空間、提高聯合防禦能力，以及調解獨立國協內部的武力爭端，俄羅斯、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亞美尼亞與吉爾吉斯等六個國家，於1992年5月15日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簽署『集體安全條約』，隔年喬治亞、亞塞拜然和白俄羅斯加入此條約，該條約於1994年正式生效，有效期5年。當1999年『集體安全條約』期滿時，亞塞拜然、喬治亞和烏茲別克三國宣布退出。2002年5月14日在集體安全條約的架構下，俄羅斯、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哈薩克、塔吉克與吉爾吉斯等國成立「集體安全條約組織」。2009年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在莫斯科峰會上，決議成立集體快速反應部隊。特別的是，於1999年宣布退出『集體安全條約』的烏茲別克，於2006年底宣布加入該組織，但卻於2012年6月又退出該組織。關於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歷程，請參見表2。

表 2：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整合歷程

1992 年	1993 年	1999 年	2002 年	2006 年	2012 年
俄羅斯、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亞美尼亞、吉爾吉斯簽署集體安全條約	喬治亞、亞塞拜然、白俄羅斯簽署集體安全條約	1. 俄羅斯、亞美尼亞、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及白俄羅斯同意延長集體安全條約 2. 亞塞拜然、喬治亞及烏茲別克退出集體安全條約	俄羅斯、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成立集體安全條約組織	烏茲別克加入集體安全條約組織	烏茲別克退出集體安全條約組織

資料來源：Czerewacz-Filipowicz 與 Konopelko (2017: 64-67)。

五、經濟連結

蘇聯時期，根據計畫經濟及國防安全，將全蘇劃分成許多經濟區，並在區內選擇適當地點，利用當地或區外的能源、礦藏和人力等資源，建立區域綜合工業區。蘇聯時代所設的經濟區和綜合工業區，由鐵路和運輸管線連結，相互提供資源，達到互補和降低運費的功能。因此，經濟區和綜合工業區的供銷網絡遍及各成員國，在經濟活動脈絡相連的情況下，各成員國的經濟無法在短期內隨著蘇聯瓦解而切割。再者，俄羅斯因人口最多、經濟相對發達，其他成員國的經濟活動，不論是在生產鏈結，或是產品的銷售，抑或是原料的供應，呈現對俄國經濟依賴的現象 (Miller, 2006: 20-21)。

在前述情況下，加強會員國間的經濟合作，係當初獨立國協成立之主要目的之一，協調彼此的貨幣、關稅、價格、稅務及對外的經濟政策；重新結合會員國之間對經濟活動的管理方法、以便創造有力的環境條件來發展經濟生產。因此，經濟層面的考量，無疑是獨立國協各國串在一起的主要因素。

整體而言，獨立國協各會員國係從蘇聯分裂出來之後的整合平台，當時各國就是爲了要追求政治上的獨立自主，才脫離蘇聯獨立，因此在政治層面，較乏整合的意願³。另從經濟體量來分析，俄羅斯相較於其他成員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呈現高度的不對稱性，依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以當期的美元計價，俄羅斯 2021 年的國內生產毛額爲 1 兆 7,757 億 9,992 萬美元，而經濟規模排名第二的成員國是哈薩克，2021 年的規模是 1,908 億 1,427 萬美元，兩者相比，俄羅斯的經濟體量是哈薩克 9.3 倍。如果將俄國除外的所有成員國的國內生產毛額進行加總，總金額雖達 4,729 億 5,569 萬美元，但僅約俄羅斯的 26% (World Bank, 2022)。正是由於經濟實力的顯著落差，使得成員國對於緊密整合，抱持戒慎恐懼，深怕被俄國吞噬。

綜上所述，獨立國協並不同於蘇聯，另就國際法的層面而言，獨立

³ 此點與歐盟的整合進程，有所差異。反觀歐盟的整合過程，歐盟各會員國原本就是獨立自主的國家，透過歐洲共同市場的經濟整合，逐步邁向政治層面的整合。

國協並未繼承蘇聯。在外交上是俄羅斯取代了蘇聯在世界所有國家的大使館及各國際組織中的地位，在經濟層面也由俄羅斯繼受前蘇聯所有的債權與債務。

肆、俄白聯盟

一、俄羅斯與白俄羅斯關係

白俄羅斯與俄羅斯於 1992 年 6 月 25 日建立外交關係後，對俄關係始終居其外交首位，兩國關係密切，雙方高層往來頻繁。俄羅斯與白俄羅斯的戰略夥伴關係奠基於地緣位置、歷史與文化上的緊密連結，以及經貿往來的密切。俄羅斯與白俄羅斯關係的發展大體可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白俄羅斯首任元首舒什克維奇當政時期（1991-94）。由於舒什克維奇強調中立，對俄抱有戒心，雙方存在隔閡。兩國關係發展的第二階段，亦即白俄羅斯盧卡申科總統當政時期（1994 年 7 月至今），由於盧卡申科總統調整外交方針，採取與俄羅斯聯盟政策，使兩國關係迅速發展。

二、俄白聯盟的發展進程

1996 年 4 月 2 日，兩國總統簽訂『俄白共同體條約』，共組俄白共同體。隨後於 1997 年 4 月 2 日，雙方在莫斯科簽署『俄白聯盟條約』，成立俄白聯盟，緊接著，於同一年的 5 月 23 日在莫斯科，兩國再簽署『俄白聯盟章程』，接續於 1999 年簽訂的『聯盟國家條約』。在經濟層面，該聯盟企求的主要目標，分別為：（一）建立統一的經濟和關稅區域；（二）創建單一的法律架構；（三）確保經濟的永續發展（Czerewacz- Filipowicz & Konopelko, 2017: 47-51）。俄白建立聯盟國家的意義和作用，對俄羅斯來說，具有多項戰略意義，首先，在政治和軍事層面上，有利於減輕北約東擴對俄造成的軍事壓力，因此有助於俄羅斯的安全利益，另在經濟層面上，因白俄羅斯地扼俄通向東、西歐的要津，是俄對歐貿易和能源出口的必經之地。另從白俄羅斯的角度而言，在政治和軍事上通過聯盟既可確保其自身安全利

益，經濟意義更為重要，與俄羅斯聯盟，俄國所提供的能源和原料支援，無疑有利於本國經濟的發展。整體而言，獨立國協成員國裡，俄白關係最為密切，俄白的整合程度，亦是獨立國協中最高的。

俄白聯盟日趨緊密的原因之一是領導人因素，白俄總統盧卡申科參與 2020 年 8 月的總統大選，雖然再次連任，但該次大選爆出多項選舉不公的爭議，引發民眾上街示威，舉行多起抗議活動，盧卡申科當選的合法性遭到質疑，連任的正當性也受到挑戰，與此同時，歐美多國也聲援白俄羅斯反對派，批評盧卡申科的高壓威權統治。盧卡申科不但面臨國內抗議四起，同時遭受西方批判和孤立，在此情勢之下，他更需要獲得莫斯科的支持，對於來自克里姆林宮的整合要求，就無招架之力了（Samorukov, 2021）。

伍、歐亞經濟聯盟

一、歐亞經濟聯盟的建構

歐亞經濟聯盟係奠基於 2014 年 5 月俄羅斯、白俄羅斯及哈薩克三國總統簽署的『歐亞經濟聯盟條約』，隔（2015）年元月歐亞經濟聯盟正式啟動，隨後亞美尼亞和吉爾吉斯亦陸續加入。聯盟的目標，旨在確保商品與服務貿易可自由流動，並致力於生產要素的自由移動，屆時，資本與勞動皆可打破疆界的侷限；同時，將針對能源、工業、農業以及交通等領域的政策，進行協調與合作（魏百谷，2017：44）。

在聯盟的組織架構方面，「最高理事會」是聯盟的最高權力機構，議決聯盟的發展綱領與大政方針，該理事會由各成員國的元首組成，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其次是「政府間理事會」，由成員國的總理組成，根據需要召開會議，惟每年不少於 2 次。第三則是聯盟的常設組織「歐亞經濟委員會」，掌管歐亞經濟整合事務的執行和管理工作，總部置於莫斯科；同時另有設立於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的「聯盟法院」，此為常設的法律機構，其目標是確保成員國與聯盟機構的條約、聯盟框架內的國際條約、聯盟與第三方簽署的國際條約，以及聯盟機構的決議，施行的一致性。該法院的法官

任期為 10 年，由每個成員國選派 2 名法官擔任（EEU, 2017）。關於獨立國協與歐亞經濟聯盟整合的現況，請參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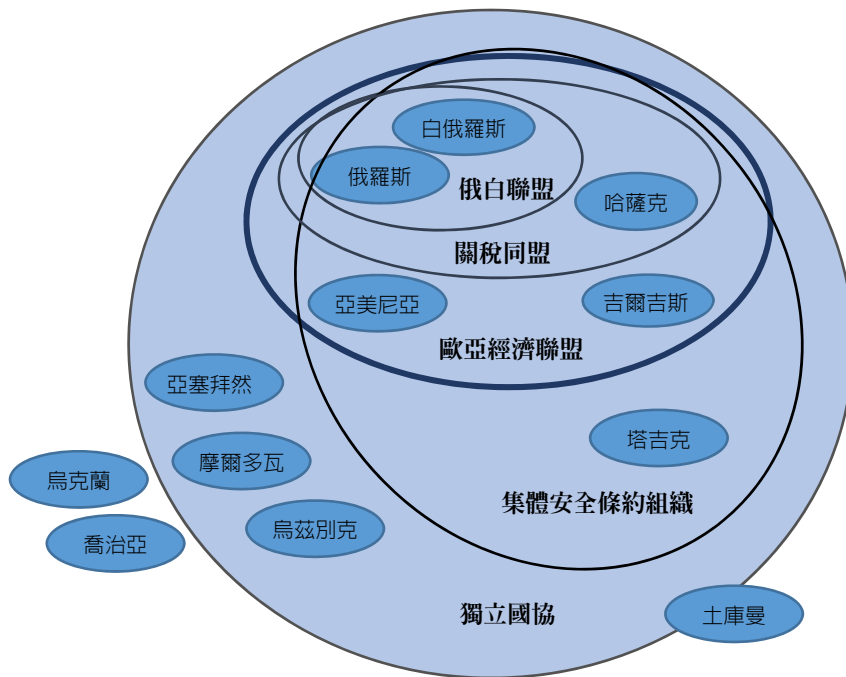


圖 1：獨立國協整合的狀況

二、歐亞經濟聯盟的局限因素

俄羅斯在推動歐亞整合之際，面臨的外在挑戰，主要是來自歐盟的「磁吸力」，尤其是歐盟「東方夥伴關係」計畫的推出，使得歐盟的磁吸力道更加強勁。歐盟高度發展的社經制度、穩定的經濟發展狀況及廣大的市場規模，在在吸引俄國的近鄰國家，有些國家對於融入歐盟，展現高度的意願，而不願加入俄國主導的歐亞聯盟。其中，烏克蘭就是鮮明的例證，除此之外，喬治亞對於歐亞聯盟也是謹慎以對，保持距離。換言之，歐盟持續地向東擴展，將對歐亞經濟聯盟，形成競爭的壓力。

另一股外在的挑戰，是來自中國所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尤其是

2013 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訪問時，倡議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計畫。中國崛起的經貿實力，挾其充沛的資金，搭配靈活的外交手段，對於俄國在中亞地區的近鄰國家，產生磁吸作用。職是之故，最初，俄羅斯對於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計畫，抱持審慎的態度，擔憂中亞國家轉向東方；尤其在烏克蘭加入歐亞聯盟的希望，相當渺茫的情況下，倘若再失去另一個資源秉賦富饒的哈薩克，則歐亞聯盟的前景堪憂。另一方面，北京亦明瞭俄國的顧慮，如果未能化解俄國的阻力，絲路經濟帶亦難以展開，經過俄中雙方持續的商議，最後取得「對接」的共識，亦即絲路經濟帶與歐亞經濟聯盟相互對接，彼此合作。2015 年 5 月 8 日俄總統普欽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莫斯科發表「俄中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開宗明義指出俄方支持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願與中方密切合作，推動落實該倡議。與此同時，中方支持俄方積極推進歐亞經濟聯盟框架內一體化進程，並將啟動與歐亞經濟聯盟經貿合作方面的協定談判。雙方共同協商，努力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相對接。雙方成立由兩國外交部主導、相關部門代表組成的工作小組，協調上述領域的合作。雙方通過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機制及其他雙邊合作機制，監督上述共識的發展。

除了外來的挑戰，歐亞經濟聯盟同時存在內部的挑戰，俄羅斯是聯盟經濟整合的主要動力，俄國經濟如同火車頭，是聯盟經濟整合的引擎，假若俄國景氣繁榮，除了可帶動聯盟成員國的經濟成長，同時也會提升加入聯盟的誘因，吸引尚在觀望的歐亞國家（魏百谷，2017：44-46）。然而，2022 年俄國入侵烏克蘭，引發歐美對俄國實施一連串的經濟制裁，使得俄國經濟情勢嚴峻。簡言之，俄國經濟景氣繁榮或蕭條，會連帶影響歐亞經濟聯盟內部凝聚力的消長。

陸、結語

從本質來看，獨立國協的屬性，是一個不具國家性質的國際組織。也不像大英國協，尊崇英國女皇為國家元首，而獨立國協的成員國皆有各自

的總統。再就國家主權的層面來看，獨立國協的成員國，不論是居於主導角色的俄羅斯，抑或是蕞爾小國的摩爾多瓦，均為主權獨立的國家，亦都是聯合國的會員國。獨立國協並非凌駕於國家之上的實體，各成員國的地位皆平等，不僅擁有完全主權，且擁有各自的國家體制、獨立的對外政策及軍隊；同時，並可各自編列預算、制訂稅收與關稅，以及發行本國的貨幣等。獨立國協只是協調各國的經貿環境，進行經濟、科技、文化等面向的合作，協調對外政策，並對共同的軍事戰略空間，進行統一指揮。綜上所述，可謂獨立國協主要的組織功能，係在保持各國主權獨立的條件下，為成員國建立一個相互協調的經濟空間，並維持一個穩定和平的國防場域。

觀察俄羅斯與獨立國協成員國的關係發展，俄羅斯與白俄羅斯的整合進展最快，然而，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當白俄羅斯與俄國發展聯盟關係之際，白俄羅斯的外交部文件，仍堅持保有其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之原則。俄國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具有地緣政治的考量；再從俄羅斯國內政治的角度來看，歐亞整合的推進，有助於重塑普欽總統主張的俄羅斯的大國地位；然而，歐亞經濟聯盟的擴展，仍須克服內在與外在的侷限。

2022年2月爆發的俄烏戰爭，由於戰爭的耗損，再加上西方的經濟制裁，導致俄國的國力下滑，如何在財源漸趨困窘的情勢下，維繫在獨立國協的影響力，將是莫斯科要面對的挑戰。

參考文獻

- 李玉珍，1992。〈蘇聯解體與「獨立國家國協」的前景〉《問題與研究》31 卷 4 期，頁 25-37。
- 魏百谷，2017。〈從歐亞經濟聯盟看俄國之地緣戰略〉《歐亞研究》1 期，頁 41-46。
-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 2020. “Органы СНГ.” (<http://www.cis.minsk.by/page/19301>) (2020/5/15)
-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 2023. “О Содружестве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http://www.cis.minsk.by/page/174>) (2020/5/10)
- Czerewacz-Filipowicz, Katarzyna, and Agnieszka Konopelko. 2017.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cesses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U). 2017. “Governance.” (<http://www.eaunion.org/?lang=en#about-administration>) (2017/10/22)
- Khazanov, Anatoly M. 1995. *After the USSR: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Miller, Eric. 2006. *To Balance or Not to Balance: Alignment Theory and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Hampshire, England: Ashgate.
- Samorukov, Maxim. 2021. “Russia-Belarus Integration: Why Moscow Gained So Little.” (<https://carnegiemoscow.org/commentary/85749>) (2023/8/23)
- Wikipedia. 2023.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onwealth_of_Independent_States) (2023/12/21)
- World Bank, 2022.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 (2023/8/20)

Integration Models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Pai-Ku Wei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tegration models in the Eurasian region,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 the Union of Russia and Belarus,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U).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operation of the C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Belarus,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EEU,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e CIS aims to establish mutual coordination and maintain a stable and peaceful environment while preserving member states' sovereignty and independence.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Russian and Belarusian integration has progressed more rapidly than that of other member states. The EEU led by Russia has geo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however, the expansion of the EEU still needs to overcome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mitations.

Keywords: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Union of Russia and Belarus,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